

“童话大王”无奈放弃维权,郑渊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—— 童话故事终究未能照进现实

本报记者 沈爱群 梁建伟

“我心里特别痛快!终于不用再跟这些人打交道了。”4月19日中午,“童话大王”郑渊洁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。

从前晚开始,郑渊洁又上了一次热搜!这次是因为他的一封“告别书”。本报记者跟郑渊洁结识多年,因为担心他的状态,记者昨天早上在微信里给他留了言。半个小时后,郑渊洁回复了三个“大哭”的表情,“这是我维权斗争多年的无奈之举。”

印象中,这是个性鲜明的郑渊洁第二次谈到“哭”。

2021年12月15日,郑渊洁表示,1985年创刊的《童话大王》将于2022年1月停刊。次日,郑渊洁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,“《童话大王》就像我‘亲手养了36年的孩子’,现在决定要停刊,我的内心怎么能不痛?”

那次,郑渊洁告诉记者:“我是哭着写完那封信的。”

“昨晚发布了那封‘告别书’后,大家都很关心我。我得有个态度!”昨天,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的郑渊洁说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两种心情交织:很憋屈,但也是一种解脱

采访时,郑渊洁告诉本报记者:“目前,我真的是两种心情交织!”

第一是“憋屈”。“我向来要强。这是我68年的人生中唯一一次公开宣布‘认输’。我服软了!”郑渊洁说,“这对于我,简直就是奇耻大辱!”

郑渊洁叹了一口气,又说道:“但与此同时,我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——因为,我终于不用再跟这些人打交道了!特别是跟你说了这番话后,我的心里,真的是

特别痛快!我解脱了。”

“准确地说,‘这些人’包括侵权企业以及和商标相关的人员等。”郑渊洁说,“我21年坚持维权。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,让我吃了21年的苍蝇!”

“他们的丑相是什么?没有诚信,面对别人的劳动果实,恣意侵占、搭车。侵权商标,不仅仅侵犯了我的知识产权,也是破坏了正常经营的公平竞争和营商环境。”郑渊洁说。

一个决定之获:有更多时间写作和陪家人

本报记者知道郑渊洁多年来有个习惯:每天凌晨4:30起床写作,每天3000字,雷打不动。

“今天凌晨,我两点多就起床了。习惯性码了3000字,又发了条微博。”郑渊洁说,“上午,我坐在那,实在没事可干,就拿起手机,在手机上写了一个短篇作品。”

以往,《童话大王》杂志停刊前,郑渊洁的白天时间都用于忙碌杂志的事情。杂志

无奈停刊后,2022年1月以来郑渊洁都忙于673个商标维权的事情。

“我也没什么别的爱好,就是喜欢写点东西。现在好了,白天我也可以用来轻松写作了。”郑渊洁说。

在发表“告别书”之前,郑渊洁也跟儿子郑亚旗提过:“我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决定。”

“亚旗当即表示,尊重我的决定。”郑渊洁说,“这事,家人们也都拥护。他们觉得,我终于不用再那么操劳了。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,用来陪伴家人了。”

郑渊洁有辆房车,疫情三年,他都没离开过北京。“今年,我可能会开着房车去一趟浙江绍兴。”郑渊洁告诉本报记者,中间经过某省时,他不会停车,因为673个侵权商标中,这个省占了太多。

为什么要去绍兴?因为这位“童话大王”的母亲是绍兴人。当初,本报记者第一次结识郑渊洁时,他就说:“我妈妈是绍兴人。”

也因而,一直以来,郑渊洁对浙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。1982年,郑渊洁出版的第一本皮皮鲁书籍,是在浙江人民出版社。现在,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图书,都是在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。

末了,郑渊洁还让本报记者转告:“对于浙江的朋友,我要真心地说一句‘谢谢’!”

“673个侵权案例中,几乎没有来自浙江的企业。”郑渊洁说,“浙江人,不仅尊重知识产权,而且讲诚信,做人有底线。我喜欢浙江人。”

评论

维权之路,怎一个难字了得

童话终究未能照进现实。4月18日,“童话大王”郑渊洁发布一则告别书,称因对商标维权丧失信心,将告别维权,不再对侵犯其原创的知名文学角色的673个侵权商标维权。郑渊洁同时表示,写出的作品,包括已经写出的长篇小说等,永远不再发表,因为发表了将面对商标侵权而难以维权成功。

数十年来,郑渊洁不是在维权,就是在去维权的路上。为了集中精力维权,2021年12月,郑渊洁先是宣布了《童话大王》停刊。如今,突然又宣布放弃维权,真是令人不胜唏嘘。可见这漫长的维权之路,怎一个难字了得!

维权难,难于上青天。普通人维权的艰难不言而喻。消费欺诈、隐私泄露、作品被抄袭,大部分人即使想要维权,往往因为鉴定难、成本高等问题,多数时候被迫选择放弃。即便是享有盛名的“童话大王”,本来想好了死磕到底,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“认输”。这种无奈的背后,面临的处境和普通人一样。

因为创作的角色知名度高,郑渊洁笔下的人物名字,基本上被不良商家恶意抢注个遍。“皮皮鲁”成了猪皮肉,“舒克”变身为内衣品牌……此前,国家知识产权局曾裁定,成都“皮皮鲁”牌猪皮肉商标侵权、商标无效。但老实说,“童话大王”的维权成绩并不出彩,21年来只维权成功了37个侵权商标。这形象地展示了知识产权维护的困境:哪怕是著作的“在先权利”人,商标被抢注时,他要拿回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,并不是那么容易。郑渊洁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。

这面镜子,还映照出维权的另一个困境——很多时候,为了维权成功,权利人必须通过曝光真相,才有得偿所愿的可能。在我看来,郑渊洁充分利用了他的名气和影响力。当初,停刊《童话大王》是如此,今天放弃商标维权,亦或是“最后一搏”。即使放弃是最后结局,至少可以借此唤醒更多人和有关部门,重视商标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。

必须看到,在郑渊洁维权的背后,商标抢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生意。除了“童话大王”的角色名称,近年来,“苏炳添”“谷爱凌”等体坛明星名字,以及“花千骨”“无间道”等大热影视IP,包括近期热度很高的“高启强”也纷纷被抢注。而像郑渊洁一样为之付出劳动的众多创作者,他们的权益则深受其害。国家对此展开的“蓝天”专项整治行动,打击力度日甚,为的就是让“郑渊洁式”的维权之路更加通畅。

还是要说,郑渊洁的维权暂时搁浅,童话的故事没能最终照进现实,令人感到遗憾。但商标的归商标,童话的归童话。那代表美好和纯真年代的童话世界,永远值得感怀和追寻。

本报评论员 陈江



郑渊洁